

愛沙尼亞的生存之道*

魏百谷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愛沙尼亞為求抗衡俄羅斯的可能威脅，以確保國家安全。在軍事上，除了強化自身的國防力量之外，並且持續深化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合作；此外，在經濟上，則加強和歐洲聯盟的經貿合作，同時減少對俄國的經貿與能源的依賴。雖然在戰略上，愛沙尼亞選擇抗衡俄羅斯，然而，不管在內政或是外交層面，俄羅斯皆為影響愛沙尼亞國家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與強鄰俄國相處，是愛沙尼亞生存的重要關鍵。有鑒於此，本文旨在探討愛沙尼亞面對俄羅斯威脅國家生存之際，所採取的因應策略。本文首先陳述愛沙尼亞當前的發展；其次，從過往時空的脈絡，勾勒出愛沙尼亞與俄國的歷史；然後，再將時間的縱軸拉回現在，檢視愛沙尼亞的國安威脅，進一步分析愛沙尼亞採取的因應之道。

關鍵詞：愛沙尼亞、愛沙尼亞國家安全戰略、抗衡、愛沙尼亞與俄羅斯

* 本文初稿於 2017 年 5 月 27 日發表於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主辦之「小國立國之道」學術研討會。謹此，誠摯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指正與寶貴建議，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壹、前言

愛沙尼亞 (Estonia) 為波海三國之一¹，人口約 130 萬人。1991 年脫離蘇聯，重新恢復國家的獨立後，揮別共產主義，邁向民主。然而，面對先天的地理環境，再加上，歷史的遺緒，愛沙尼亞始終處於俄羅斯的陰影下，尤其是俄羅斯現任總統普欽一再強調，恢復往日光榮的「強國夢」，使得愛沙尼亞憂慮其國家安全之處境。為求抗衡俄羅斯的可能威脅，以確保國家安全，愛沙尼亞積極發展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北約) 及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以下簡稱歐盟) 的合作關係。然而，在內政方面，愛沙尼亞尚須面對認同的問題，境內仍約有 8 萬人無公民資格，且多為俄羅斯族。因此，不管於內於外，俄羅斯皆為左右愛沙尼亞國家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如何與俄羅斯相處，是愛沙尼亞生存的重要關鍵。有鑒於此，本文旨在探討愛沙尼亞面對強鄰俄羅斯威脅國家生存之際，所採取的因應策略。本文首先陳述愛沙尼亞當前的發展；其次，從過往時空的脈絡，勾勒出愛沙尼亞與俄國的歷史；然後，再將時間的縱軸拉回現在，檢視愛沙尼亞的國安威脅，進一步分析愛沙尼亞採取的因應之道。

貳、愛沙尼亞的發展現況

愛沙尼亞共和國簡稱愛沙尼亞，面積為 45,339 平方公里，其地理位置，西臨波羅的海，北瀕芬蘭灣，東連俄羅斯聯邦²，南接拉脫維亞，是波海三

¹ 波羅的海三國由北至南，分別是愛沙尼亞，其次是拉脫維亞（首都為里加），最南端的國家是立陶宛（首都是維爾紐斯）。

² 愛沙尼亞與俄國的邊境存有爭議，兩國曾就邊境談判，籌組工作小組，自 1992 至 1995 年間，舉行相關會議。兩國並於 2005 年 5 月 18 日首次簽署邊境協定，但是該協定，未獲得國會的批准。直到 2014 年 2 月 18 日，雙方才在莫斯科再次簽署邊境協定。依據當時的協議，邊境協定簽署後，須送交各自的國會，同步進行批准的程序，愛沙尼亞國會已於 2015 年 11 月 25 日完成一讀的程序，現正等待俄羅斯國會同樣完成一讀程序後，雙方再啟動下一階段的批准流程 (MFAE, 2017a)。

國最北端的國家，首都為塔林 (Tallinn)³。全國人口總數 1,315,944 人 (Pöder, 2016: 8)，從族群的分佈來看，人數最多的是愛沙尼亞族，所占比例為 68.7%，排名第二的族群是俄羅斯族，所占的比重達 24.8%，第三則是烏克蘭族的 1.7%，第四位是白俄羅斯族 (1%)，芬蘭族亦占有 0.6% (CIA, 2017)。官方語言是愛沙尼亞語，愛沙尼亞語屬於芬烏 (Finno-Ugric) 語系的一支，與芬蘭語相近，而俄語是僅次於愛沙尼亞語的通用語言。宗教信仰方面，愛沙尼亞的主要宗教是基督新教的路德教派，此外，由於俄羅斯族的人口約占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因此，東正教是僅次於基督新教的宗教。

愛沙尼亞曾於 1918 年 2 月 24 日宣佈獨立，直到 1940 年被蘇聯兼併，曾短暫維持近 22 年的獨立狀態。因此，愛沙尼亞政府特將該日訂為愛沙尼亞的獨立紀念日，同時也是國慶日。該國的政治體制為議會內閣制，立法機構為一院制的單一國會 (愛沙尼亞語稱為 Riigikogu)，國會議員的席次共計 101 席，議員由年滿 18 歲的公民直接選舉產生，政黨須獲得 5% 以上的選票，方能分得議員的席次，進入國會，而議員的任期為四年。根據自由之家的評比，從 2004 至 2013 年，該國的民主指標均保持在 1.92 至 1.96 的區間 (Habdank-Kolaczowska, 2014: 215)，屬於鞏固的民主 (consolidated democracy) 國家 (Habdank-Kolaczowska, 2014: 21)。另外，在經濟方面，2016 年實質經濟成長率為 1.8%，名目的國內生產毛額 (GDP) 為 216 億 8,260 萬歐元，每人平均 GDP 則是 16,479 歐元 (Statistics Estonia, 2017)。

參、歷史遺緒

回顧愛沙尼亞的歷史，可謂一部處於區域強權夾縫中的生存史。18 世紀初，俄國與瑞典爆發大北方戰爭，1721 年俄國取得最後勝利，因而取代瑞典稱霸波羅的海，愛沙尼亞遂淪為沙俄統治，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愛沙尼亞才出現建立獨立國家的契機。當時，屬於協約國陣營的沙俄帝國，

³ 塔林距離芬蘭首都赫爾辛基 85 公里，距離里加 310 公里，距離俄羅斯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 350 公里，距離瑞典首府斯德哥爾摩 375 公里。

正與同盟國的德意志帝國交戰之際，俄國卻於 1917 年 11 月爆發共產革命，內部的動盪，迫使俄國旋即宣布停戰。之後，德意志帝國亦於 1918 年戰敗，帝國隨之分崩離析。影響波海地區權力佈局的俄德兩大帝國先後崩解，開啓愛沙尼亞建立民族國家的難得機會，愛沙尼亞遂於 1918 年 2 月 24 日獨立建國 (Taagepera, 1993: 44)。

隨後，蘇聯與納粹德國的對外擴張，注定愛沙尼亞難逃大國宰制的歷史宿命。雖然兩次世界大戰的間隔期間，愛沙尼亞曾是獨立的國家，甚且於 1921 年成爲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的正式會員國 (Plakans, 2011: 308)。然而，蘇聯和納粹德國於 1939 年 8 月 23 日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⁴，當時蘇聯與德國不僅簽署該條約，同時雙方簽訂密約，密謀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就在蘇德密約簽訂後，蘇聯爲加強在波羅的海地區的地位，脅迫愛沙尼亞於 1939 年 9 月 28 日與蘇聯簽訂『愛蘇相互協助條約』 (*Mutual Assistance Pact*)，自此，蘇聯對於愛沙尼亞的掌控，更加牢固 (Plakans, 2011: 338-39)。與此同時，愛沙尼亞允許蘇聯在該國駐留 25,000 名紅軍。此外，新選出的愛沙尼亞國會則排定於 1940 年 7 月 21 日開議，會議期間，蘇聯在國會大樓內外進駐軍隊，進行武力脅迫，迫使該國國會投票通過，以加盟共和國的身分申請加入蘇聯的議案。蘇聯最高蘇維埃隨後於同年的 8 月 6 日通過愛沙尼亞的申請加盟案，於是愛沙尼亞蘇維埃共和國，遂完備法律的程序，正式成爲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Plakans, 2011: 344)，自此之後，蘇聯於愛沙尼亞展開「蘇維埃化」 (Sovietization) 的統治。

1941 年夏天，納粹德國不顧先前「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約定，揮軍進攻蘇聯，1941 年 8 月 28 日塔林被納粹攻陷，被納粹德國佔領的期間，愛沙尼亞成爲納粹軍隊的糧食與廉價勞力的供應地 (Norgaard & Johannsen, 1999: 32)。1944 年秋天，蘇聯紅軍班師回朝，愛沙尼亞再次納入蘇聯的版圖，緊接而來，除了持續地推行蘇維埃化的政策，並展開「秋後算帳」的

⁴ 『蘇德條約』係由蘇聯外長莫洛托夫 (V. M. Molotov) 與德國外長里賓特羅普 (Joachim Ribbentrop)，代表雙方政府於莫斯科簽訂。因此，該條約亦稱爲『莫洛托夫—里賓特羅普條約』 (Molotov-Ribbentrop Pact)。

「流放」(deportation) 整肅行動。只要被懷疑在納粹佔領期間，曾在德國軍隊服役，或以任何方式為納粹德國工作者，本人和家人皆會遭受整肅，流放至西伯利亞。據估算，遭受流放的愛沙尼亞人，約在 30,000 至 40,000 人 (Norgaard & Johannsen, 1999: 33)。

蘇聯施行於愛沙尼亞的極權壓迫，長達四十餘年，至 1980 年代，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 上台推行「公開性」(Glasnost) 政策後，才稍稍鬆綁了蘇聯當局對愛沙尼亞的管控。在此背景下，該國的獨立運動再度萌芽發展，最終於 1991 年 8 月 20 日宣布恢復獨立，重新回復主權國家的地位。緊接著，聯合國在 1991 年 9 月 17 日通過愛沙尼亞的入會案，愛沙尼亞遂成功重返國際舞台 (Ruutel, 2003: 183)⁵。

肆、愛沙尼亞的安全威脅

愛沙尼亞認為其國家安全的威脅，係來自有著「帝國再臨，重拾大國榮耀渴望」的國家 (Mole, 2012: 148)，不言而喻，威脅愛沙尼亞安全的國家，非俄羅斯莫屬。更進一步而言，愛沙尼亞總統卡尤萊德 (Kersti Kaljulaid) 於 2017 年 3 月間⁶，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專訪時，明確地表示，俄羅斯是威脅，並且愛沙尼亞憂慮其威脅 (Weymouth, 2017: 1)。

從國際關係的理論來看，如同愛沙尼亞的小國，在權力不對等和大國的要求下，對大國的政策選項，常被侷限在抗衡 (balancing) 和扈從 (bandwagoning) 兩者之間。抗衡是指小國藉著增強本身的實力，或是透過聯盟，運用外力來抗拒大國要求小國屈服的壓力。抗衡大國可以保護小國的內政，以避免大國的侵擾，亦可維持小國對外政策的自主性。扈從則是指一國與最強盛或是最具威脅的國家結盟，藉此使得該國享有更多的權力與利益。扈從是小國須單方面地限制本身的行為，以避免和大國的核心

⁵ 並且，愛沙尼亞於 2010 年加入有「富國俱樂部」之稱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且於 2014 年正式成為國際能源總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的會員國。

⁶ 卡尤萊德總統於 2016 年 10 月 10 日就任，總統任期為五年。

利益相衝突，從而保持和大國之間的和緩關係。扈從大國，代表單方面地依據大國的偏好，修正本國的制度、政策和對外態度，結果導致本國的主權遭到侵害，但是大國不至於因為受到刺激而發動侵略，同時扈從所帶來的軍備和經濟代價比抗衡要少得多（吳玉山，1997：18-20）。

從歷史的脈絡來看，愛沙尼亞自脫離蘇聯後，基本上，採取的是抗衡俄羅斯的政策。1990 年代愛沙尼亞推行一系列的經濟改革，以期順利轉型至市場經濟體制，整體而言，愛沙尼亞的經濟轉型相當成功，因為經濟改革的成效良好，經濟情勢穩定，所以愛沙尼亞並未礙於經濟困頓，而向俄羅斯的壓力屈服。另外，在政治上，即使塔林的內閣歷經多次的更迭，但歷任的政府都採取抗衡俄羅斯的政策（吳玉山，1997：53-56）。

伍、愛沙尼亞的因應策略

2010 年 5 月 12 日愛沙尼亞國會通過『愛沙尼亞國家安全綱要』（*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of Estonia*，以下簡稱國安綱要），此『國安綱要』是愛沙尼亞國家安全的大政方針，導引該國國防政策與外交政策的走向。在此綱要中，闡明其國家安全政策，所追求的目標是確保獨立與主權、領土完整、憲政秩序以及公眾的安全（MDE, 2017a: 4）。當面對來自俄羅斯的安全威脅，愛沙尼亞顯然並未選擇中立，亦未扈從俄國，而是傾向採取抗衡，選擇「融入歐洲」的戰略選項。接續，試著從(1)增強本身的國防；(2)加入北約；(3)嵌入歐盟經濟整合；(4)經營與俄國的關係等面向，剖析愛沙尼亞所採取的應對之道。

一、鞏固國防

愛沙尼亞國防支出的目標，係每年編列的國防預算，能達到國內生產毛額的 2%，2015 年達到 2.07%，2016 年更增至 2.16%（CIA, 2017）。與此同時，國防支出的編列項目與內容，均依照北約的規範（MDE, 2017a: 13）。2014 年 9 月北約高峰會於英國的威爾斯舉行，此次高峰會所發佈的公報載明，北約會員國的國防支出，應不低於該國國內生產毛額的 2%，倘若目前

尙未能達此目標的成員國，應在 10 年內達標 (NATO, 2017a)。2016 年 7 月 8 至 9 日於華沙所舉行的北約高峰會，該次高峰會的公報指出，2016 年僅有 5 個成員國的國防支出達到北約的指標，亦即不低於國內生產毛額的 2% (NATO, 2017b)。綜上所述，愛沙尼亞是國防支出符合北約規範的 5 個成員國之一。

另外，依據愛沙尼亞的憲法，其男性公民有服兵役的義務。服役的時間，計有兩種役期，分別是 8 個月與 11 個月⁷。承平時期，愛沙尼亞常規部隊的軍人數目約維持在 6,000 人，其中，約有半數是招募的職業軍人。若戰爭爆發時，作戰部隊的規模可擴充 10 倍，達到 60,000 人 (Estonian Defence Forces, 2017)。愛沙尼亞的國防，除了正規的軍隊之外，另有志願性質的義勇軍組織，稱為「愛沙尼亞防衛聯盟」(Estonian Defence League, 2017)，防衛聯盟的成員現有 16,000 人，此自衛組織的歷史，可追溯自 1918 年 11 月 11 日。此防衛聯盟是法人組織，除了受到法律規範，並且超越黨派，任何政黨或政治活動，一概不准出現在聯盟內 (Estonian Defence League, 2017)。

二、強化與北約的軍事同盟

愛沙尼亞於 2004 年 3 月 29 日成為北約成員國，北約就如同是「保護傘」，強化了愛沙尼亞的國家安全。擘劃愛沙尼亞國家安全的重要文件『國安綱要』，在此綱要中，開宗明義就提到北約的重要，清楚揭示，愛沙尼亞成為北約的一員，可確保其國家安全；愛沙尼亞主張該國的安全與其他北約成員的安全，是彼此關連，不可分割；任何危害其他成員國安全的危險因子，也會波及愛沙尼亞，損害愛沙尼亞的國安，反之亦然。當愛沙尼亞發展自身的國防軍力的同時，亦構成北約集體防衛力量的一部份 (MDE, 2017a: 4)。此外，積極參與北約，也是愛沙尼亞安全政策的優先方向，該國軍隊除了固守疆土之外，並視任務需要，派駐海外，參與北約的軍事行動。舉例而言，2010 年約有 200 名的愛沙尼亞軍人參與北約的軍事任務，

⁷ 從入伍至退伍，一般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士兵基礎訓練，訓練週期為 12 週。第二階段為軍事專長訓練，為期 6 週。第三階段則分發至部隊，執行實際的勤務。

目前則約有 160 名的軍事人員在阿富汗執行任務 (MFAE, 2017b)。另外，愛沙尼亞爲了參與北約的聯合軍事行動，該國的國防學院對其軍人規劃了英語的訓練與測考。

由於俄羅斯兼并烏克蘭的克里米亞，改變了歐洲的安全情勢。爲此，北約於 2016 年 7 月的華沙高峰會上，28 個成員國的領袖決議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以及波蘭，部署多國聯合部隊 (NATO, 2017b)。北約在愛沙尼亞部署戰鬥部隊之目的有三，其一是，展現北約的團結；其二是，強化愛沙尼亞獨立防衛的能力；其三是，阻絕俄國的可能進犯，維護和平。換言之，北約的戰鬥部隊⁸，必要時，可協同愛沙尼亞的軍隊，共同抵禦俄軍的入侵，阻斷俄軍的攻勢，拖住俄軍，爭取時間，直到北約聯軍的馳援 (MDE, 2017b)。

三、融入歐盟的整合

愛沙尼亞爲了加入歐盟，竭力改善該國的政經體制，在政治上，拋棄蘇維埃的極權體制，建構民主共和的議會內閣制；在經濟上，放棄共產主義的中央計畫經濟制度，改採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因此，當 2004 年 5 月 1 日成爲歐盟的一員 (Overview of Estonia, 2017)，正式被歐盟接納，意謂愛沙尼亞已脫離「後共」(post-communist) 國家之列，而被視爲正常的歐洲國家 (Plakans, 2011: 441)。隨後，愛沙尼亞亦於 2007 年 12 月 21 日成爲申根公約的會員國。

愛沙尼亞當初積極加入歐盟，是期待參與歐盟的經濟整合，能帶動愛沙尼亞的經濟發展，提升經濟福祉，換言之，經濟誘因是驅動愛沙尼亞加入歐盟的重要因素 (Norgaard & Johannsen, 1999: 166-67)⁹。時至今日，歐盟已成爲愛沙尼亞最重要的貿易地區。根據愛沙尼亞的貿易統計資料顯示，2015 年愛沙尼亞的出口金額爲 116 億歐元，出口至歐盟 28 個成員國的

⁸ 派遣愛沙尼亞的戰鬥部隊係由北約的數個成員國的部隊共同組成，英軍扮演主導的角色，其次是法軍以及丹麥的軍隊。

⁹ 愛沙尼亞國內市場的規模很小，因此，期待與歐盟的貿易，成爲經濟成長的動能。

金額，占出口總額的 75%；而進口的部分，全年進口的數額為 131 億歐元，從歐盟進口的比率，更高達 83%。若就單一國家來看，最主要的出口對象亦是歐盟的成員，第一位是瑞典，占愛沙尼亞出口總額的 19%，其次是芬蘭（16%），第三則是拉脫維亞（10%）。再就進口來源國來看，排序前三名的貿易夥伴，皆為歐盟的成員，分別是排名第一的芬蘭，占愛沙尼亞進口總額的比重為 14%，接續是德國（11%），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皆占 9%，並列第三（Trade with Estonia, 2017）。除了在貿易層面，愛沙尼亞相當依賴歐盟市場，另外在金融層面，隨著愛沙尼亞於 2011 年 1 月 1 日加入歐元區，該國的貨幣政策交由歐盟的中央銀行主導，意謂該國的金融，更大程度地融入歐盟。

此外，在能源方面，愛沙尼亞希望增進與歐盟的合作，降低對莫斯科的能源依賴，進而提升其能源安全。愛沙尼亞蘊藏頁岩油，頁岩油可滿足該國 70% 的能源需求¹⁰，因此，相當程度地減少對於進口能源的依賴，相對而言，提升了該國的能源安全。但是天然氣項目，則是百分之百的完全仰賴從俄羅斯進口（IEA, 2013: 9），雖然天然氣只占該國能源供給組合的 10%，但為了降低對於俄國天然氣的依賴，歐盟研議在愛沙尼亞籌建液化天然氣的接收站，藉由從其他國家進口液化天然氣，降低波海地區國家對於俄國天然氣的依賴（IEA, 2013: 9）。再者，在電力方面，愛沙尼亞的電力輸送系統仍屬於獨立國家國協暨俄羅斯之電力系統的一環，為提升電力能源的安全，愛沙尼亞積極改善境內的電力基礎設施與電力相關法規，期望能儘快併入北歐的電力市場（Spruds, 2011: 37）。

針對布魯塞爾推動在安全領域的合作，塔林可說是全力支持。愛沙尼亞不但支持歐盟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並對於布魯塞爾發展歐盟的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且致力於增強歐盟在預防和控管危機的能力，表達贊同的立場（MDE, 2017a: 10）。

¹⁰ 茲以電力供應為例，愛沙尼亞發電所需的燃料來源，有 85% 是由頁岩油供應，另外的 15% 則是天然氣與再生能源（IEA, 2013: 20）。

四、經營與俄羅斯的關係

在『國安綱要』的文件上，亦提到愛沙尼亞與俄國的關係，首先，塔林政府認為，俄國民主的健全發展、法治原則的建構以及俄國民眾福祉的增進，是符合愛沙尼亞的利益。愛沙尼亞期望與俄國建立互利的兩國關係，而且愛沙尼亞與俄國關係的發展，是與兩組關係的進展，並行不悖，分別是歐盟與俄國的雙邊關係，以及北約與俄國的關係 (MDE, 2017a: 12)。

回顧愛沙尼亞與俄羅斯的外交關係，可回溯至 1920 年 2 月 2 日愛沙尼亞與當時的蘇俄簽署『塔圖和平協定』 (*Tartu Peace Treaty*)，開啓兩國相互承認獨立地位。隨後，兩國互派大使，愛沙尼亞於 1921 年派駐莫斯科的首任駐俄大使是瓦瑞斯 (Tonis Vares)，直到 1940 年被併入蘇聯之前，先後派任七位駐俄大使 (MFAE, 2017b)。俄羅斯承認愛沙尼亞再次獨立，係於 1991 年 8 月 24 日，而兩國外交關係的恢復，則在同年的 10 月 24 日，首位駐俄大使卡恩 (Juri Kahn) 亦於隔 (1992) 年的 2 月 4 日遞交到任國書 (MFAE, 2017b)。現任的駐俄大使是希爾帕斯 (Arti Hilpus)¹¹。至於俄方，首位派任愛沙尼亞的大使是特羅菲莫夫 (Aleksander Trofimov)，到任的時間為 1992 年 9 月 9 日。而現任的駐愛沙尼亞大使為彼得羅夫 (Aleksander Petrov) (MFAE, 2017b)¹²。

關於兩國的貿易往來，2016 年愛沙尼亞出口至俄國的金額為 7 億 7,350 萬歐元，占出口總額的 6.5%；進口的金額是 7 億 4,760 萬歐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 5.5%；兩相加總的貿易總額達 15 億 2,110 萬歐元 (占比 6.0%)，在愛沙尼亞的貿易夥伴排行榜，名列第六；愛沙尼亞則享有 2,590 萬歐元的對俄貿易順差 (MFAE, 2017b)。

而在兩國邊境地區，目前愛沙尼亞與俄羅斯正在推動『2014-20 年邊境合作計畫』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Programme 2014-2020*)，該計畫的目標是協助兩國接壤的邊境地區之發展，並提升其競爭力。預計投入的基金規

¹¹ 希爾帕斯大使係於 2015 年 11 月 26 日到任。

¹² 彼得羅夫大使的到任時間為 2015 年 10 月 15 日。

模為 3,420 萬歐元，其主要的資金來源為歐盟（金額係 1,680 萬歐元），而愛沙尼亞投入 900 萬歐元，至於俄羅斯則出資 840 萬歐元（MFAE, 2017b）。

然而，愛沙尼亞與俄羅斯的關係，仍存在癥結問題，有待改善。截至 2016 年，愛沙尼亞仍有 83,918 人並未具有公民資格，其中，多為俄羅斯族¹³，究其原因，係當初愛沙尼亞於 1991 年脫離蘇聯獨立之時，公民身份僅給予 1940 年蘇聯佔領前的人民及其後裔，使得數以萬計的俄羅斯族群，未能具有公民身份，成了無公民權的人。依照愛沙尼亞的法規，這些無公民資格的俄裔人口，必須通過愛沙尼亞語言和公民資格考試，才能取得愛沙尼亞的公民身份；或是他們可選擇回歸母國，申請成為俄羅斯聯邦的公民。但這些俄羅斯人在未取得公民身份前，仍具有部分的投票權，但僅侷限參與地方層級的選舉，無法參與全國層級的大選，諸如國會大選。然而，這群未具公民身份的人士，只要在愛沙尼亞合法居住超過 5 年，仍可幫他們的小孩申請愛沙尼亞的國籍，但必須在小孩年滿 15 歲前提出申請（CIA, 2017）。

其次，愛沙尼亞與俄羅斯對於歷史的爭議，須展開歷史和解。俄羅斯僅是譴責史達林在愛沙尼亞犯下的罪行，誠意仍顯不足，尚須對於當時遭受殺害、監禁以及流放的受難者，予以回復名譽。此外，針對蘇聯當初以非法和非自願的方式，併吞愛沙尼亞的行徑，應予譴責。另外，莫斯科政府尚須開放歷史檔案，公開史料，檢視史實，還原歷史真相（Trenin, 2011: 49）。

陸、結語

愛沙尼亞東臨俄羅斯，歷經沙俄的統治，蘇俄的兼併，歷史的經驗，使得愛沙尼亞非常堅持對於愛沙尼亞的認同，不論是愛沙尼亞語的保護、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傳統習俗的維護等，均投入心力。究其原因，愛沙尼亞人民認為，他們雖然曾被強行併入蘇聯，超過半世紀，但最終還能恢

¹³ 現任俄國駐愛沙尼亞的大使表示，愛沙尼亞境內約有 12 萬名的俄羅斯裔公民，另有 83,000 名是屬於無公民資格的俄羅斯人，其次，尚有 15 萬名是具有愛沙尼亞護照，但同時是講俄語的人口。而協助這些俄羅斯人，是俄國駐愛沙尼亞大使館的重要工作。

復主權國家的地位，自我認同，亦即認同我是愛沙尼亞人的意識，是重要的底蘊。

當今俄國普欽總統的「強國夢」思維，再加上，2014 年兼併烏克蘭領土克里米亞的行動，促使愛沙尼亞思考俄羅斯對其國家安全的可能威脅。為求抗衡俄羅斯的可能威脅，以確保國家安全，在軍事上，除了強化自身的國防力量之外，並且持續深化與北約的軍事合作，在經濟上，加強和歐盟的經貿合作，同時減少對俄國的經貿與能源的依賴。

然而，當愛沙尼亞為確保國家的生存，採取「融入歐洲」的大戰略之際，愛沙尼亞同時亦採行「與鄰為善」的策略，經營與俄羅斯的雙邊關係。換言之，雖然在戰略上，愛沙尼亞選擇抗衡俄羅斯，但在戰術上，塔林仍與莫斯科保持互動交流，經營雙邊關係的發展。

參考文獻

- 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台北：正中。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2017. “The World Factbook: Estonia.”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en.html>) (2017/4/28)
- Estonian Defence Forces. 2017. (<http://www.mil.ee/en/defence-forces>) (2017/5/3)
- Estonian Defence League. 2017. (<http://www.kaitseliit.ee/en/edl>) (2017/5/2)
- Habdank-Kolaczowska, Sylvana, ed. 2014. *Nations in Transit 2013*. Washington D.C.: Freedom House.
-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2013. “Estonia 2013.” (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Estonia2013_free.pdf) (2017/5/20)
- Ministry of Defence of Estonia (MDE). 2017. “Allied Forces in Estonia.” (<http://www.kaitseministeerium.ee/en/allied-forces-estonia>) (2017/5/18)
- Ministry of Defence of Estonia (MDE). 2017.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of Estonia.” (http://www.kaitseministeerium.ee/sites/default/files/elfinder/article_files/national_security_concept_of_estonia_0.pdf) (2017/5/8)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Estonia (MFAE). 2017a. “Estonia and NATO.” (<http://www.vm.ee/en/estonia-and-nato>) (2017/5/20)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Estonia (MFAE). 2017b. “Russia.” (<http://vm.ee/en/countries/russia?display=relations>) (2017/5/18)
- Mole, Richard C. 2012. *The Baltic States from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Routledge.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2017a. “Wales Summit Declaration.” (http://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12964.htm?selectedLocale=en) (2017/5/21)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2017b. “Warsaw Summit Declaration.” (http://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33169.htm?selectedLocale=en) (2017/5/21)
- Norgaard, Ole, and Lard Johannsen. 1999. *The Baltic States after Independenc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Overview of Estonia. 2017. (<https://estonia.ee/overview/>) (2017/5/9)
- Plakans, Andrejs. 2011.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Baltic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õder, Kairit, ed. 2016.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Estonia*. Tallinn: Statistics Estonia.
- Ruutel, Arnold. 2003. *Estonia: Future Returned*. Tallinn: Ilo.
- Spruds, Andris. 2011. "Energy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Towards the Baltic Energy Rim," in Robert Nurick, and Magnus Nordenman, eds. *Nordic-Baltic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egional Agenda and the Global Role*. pp. 35-40. Washington, D.C.: Atlantic Council.
- Statistics Estonia. 2017. "GDP at Current Prices." (<https://www.stat.ee/stat-gdp-at-current-prices>) (2017/4/28)
- Taagepera, Rein. 1993. *Estonia: return to independenc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Trade with Estonia. 2017. "Estonian Export." (<https://www.tradewithestonia.com/estonian/economy-facts>) (2017/5/21)
- Trenin, Dmitri. 2011. "Russian Policies toward the Nordic-Baltic Region," in Robert Nurick, and Magnus Nordenman, eds. *Nordic-Baltic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egional Agenda and the Global Role*. pp. 47-51. Washington, D.C.: Atlantic Council.
- Weymouth, Lally. 2017. "'Russia Is a Threat': Estonia Frets about Its Neighbor."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russia-is-a-threat-estonia-frets-about-its-neighbor/2017/03/24/011ad320-0f2b-11e7-9b0d-d27c98455440_story.html?utm_term=.b3bae8f96941) (2017/5/20)

An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stonia

Bai-Ku Wei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Estonia enjoyed independence from 1918 till 1940 and regained independence in 1991. Estonia became a new member stat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September 1991. In addition, 2004 was an important year for Eston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is year Estonia became a member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in March and then a new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Ma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stonia and Russia heavily effects Estonia's national securit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stonia. At first, the paper begins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current situation in Estonia.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Estonia is debat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Besides, the main threat to Estonia's national security is discussed in the fourth section of this paper. The Estonia's response and strategy are analyzed in the final part of this article.

Keywords: Estoni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balancing, Estonia and Russia